和时光中的自己交谈

我常常会想,假如我有机会重返往日时光,遇见了 还是少年时的自己,我会对那个孤单迷茫,抑或欢欣鼓 舞的孩子说些什么呢?后来读到博尔赫斯的小说《另 一个人》才知道,有此想法的人,早已有之。

《另一个人》讲的是 70 岁的博尔赫斯坐在查尔斯 河边的长椅上,遇到了19岁的自己。70岁的博尔赫斯 为证明自己,说出了年轻的博尔赫斯家中的物品名称 及陈设细节,但年轻的博尔赫斯认为这可能是梦。那 么,如果是我,我又会在我人生中的那个瞬间以何种方 式与自己交谈?

记得小学四年级,在语文课文里读到了契诃夫的 短篇小说《凡卡》之后,就也想成为一个写故事的人。 读故事和写故事的时候,最迷人的就是那些故事能把 我的心带走,让我虽然身在这个世界,心却跟随故事和 文字到了遥远的地方。尽管最后——结束阅读和写作 之后,那些故事又把我送了回来,可我还可以凭借着阅 读带给我的想象,仿佛除了现实生活之外,我还可以去 到另一个更美妙的世界,这样的恍惚有点像父亲醉酒

冬夜,在油灯下奋笔疾书的时候,我忘记了脚冷如 铁,手冻僵了握不紧笔的时候就凑到嘴边哈哈气,接着 再写。常常因为过于投入脑袋凑油灯太近,只听得 "哧"一声响,额前的一绺头发被灯苗烧焦。房间里始 终弥漫着头发烧煳的焦臭和煤油灯的味道。风的呼啸 被关在门外,屋内只有笔尖落在纸面的"唰唰"声。

等到一篇作文终于完成,发现灯光黯淡,灯芯上已 经结了三颗又圆又黑的灯花。拨掉灯花,拔高灯芯,我 在摇曳的灯火中站起身来,美美地伸了一个懒腰,重新 从文字的世界里回到平凡的人间。

随着我的起身,我的头常常会撞到悬挂在头顶上

家里的电线布好了,灯泡也安上了,可是还是没有

我常常扯着拉绳,"咔哒咔哒"地拉着开关,拉再多 次,都没有出现过奇迹。灯泡和电视,依旧是聋子的耳

可是,有一个冬夜,在我把写好的作文工工整整地 誊抄好之后,刚站起身准备伸懒腰,一头撞在了灯泡 上,奇迹出现了。

电灯太明亮,看到最后,我眼泪都流了出来。

再去看那盏油灯,犹如太阳之下的萤火虫。 "电视!电视!"

我忽然想起家里还有电视,就大声喊叫着,吹灭了 油灯,跑出门外,发现大姐早已拉亮了堂屋的电灯,她 也在四处搜寻着电视。

最后大姐在粮仓里找到了电视机,上面还盖了一 床旧棉絮,我妈怕天气冷,把电视机冻坏了。夏天的时 候,她因为怕电视机受潮和父亲把电视机抬到打谷场 晒,被全村人笑话,这次给电视机盖被子她没敢跟任何

我们顾不得笑话母亲,七手八脚地接通了电源,大 姐就开始一手摇动着两根银光闪闪的天线,一手"咔嗒

最后终于收到了一个满屏雪花点的节目,一个女 播音员正在播天气预报,可是讲着讲着画面就上下翻

家里老人日渐年长之后,我几乎每周末都要回到老家

去住两天。老家是个渔村,渔村在多数人眼中有着它的文

艺腔,但其实对我这个也算是不断重回的人来说,村子还是

宁静和喧嚣并存的所在;甚至可以说,那种喧嚣才更深入我



海边的孩子(油画)

唐朗 作

滚起来。

滚了一会儿, 电视屏幕就全是雪花点了。

大姐又拧了一圈调频的按钮,然后"咔嗒"一声关了电视, 说:"停台了,人家电视台的人下班了。"

回到房间,我又盯着灯泡看了好久,我疑心是自己一头撞

我侧耳谛听电流在电线里流动奔涌时的千言万语,目光 最后落在了我刚刚誊抄好的作文稿纸上。我知道,今晚的一 切都是一个征兆,它预示着真正的奇迹其实是我刚刚写下的

大姐帮我买好了信封和邮票,地址是我从杂志上一个字 ·个字抄下的,错不了。我不会像凡卡那样,写一封"乡下爷 爷收",并且不贴邮票的信……

这次寄信,我既没有交给常常来学校送报纸杂志的那个 邮递员,也没有托大姐在赶集的时候替我投递,而是自己怀揣 着厚厚的信封在星期天起早赶往街上的邮电所。清晨在弥漫 着薄雾和松脂苦香的密林中穿行的时候,我还十分害怕,那被 幻想出来的孤狼和野鬼在我的脑海里对我紧追不舍,我头也 不敢回,心脏擂鼓一样撞击着被我的体温焐暖的信,想,如果 真有孤狼和野鬼来了,我就掏出信封里的稿子,把我写的故事

这么想过,我竟然不害怕了。

那一刻,我又一次相信了文学的力量。

走到邮电所门口的时候,街上还没有什么 人。我站在和我身高差不多的绿色邮筒前从怀里 掏出了信,掂了掂,温暖而厚实。就在我准备把信 投进邮筒的时候,红色的太阳一跃而起,把金色灿 烂的光倾倒进这还空无一人的街道。与此同时, 音乐声响了,悬在我头顶高高电线杆上的喇叭在 打完七点铃之后,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广 播了……"

那一刻,我热泪盈眶。

在我小而迷信的心灵里,再一次把这个巧合想象 成了命运的安排。

这必然,并且只能作为一个奇迹产生前的征兆。

我不用闭眼,就看到了全班,不,班上能有几个人 呢?得是全校,没错,全校都在争着抢着阅读我发表 在《少年文艺》上的文章,校长还安排我在全校的表彰 大会上演讲,可是,讲什么呢?

我捏着信,站在邮筒前,一时有点慌乱和紧 张。灿烂的阳光和狂热的想象,已经让我热泪盈 眶,并且面红耳赤了。冷静!我一边提醒着自己, 一边深吸了一口气,再检查了一遍邮票和地址,如 果不是信封封了口,我还会把稿纸抽出来,再重读

"咚!"一声响,信封落在了绿色邮筒的桶底。

我扭转头,准备往回走,鼻子一下子就闻见了十 字街口炸油条的香味儿。我知道,我又回到了现实, 嘴巴里有了口水时,我才感觉到饿了,除了饥饿,我还 感受到了凉意。早上匆忙赶路,袄子里的秋衣已经被 我汗湿了。

饥寒交迫中,幸好有炸油条的香味儿和冬日太阳 的安慰

我积攒下的零花钱,被我订了杂志,买了钢笔、信 纸、信封和邮票,走过油条摊的我,身无分文。

我决定走过油条摊的时候,多多深呼吸,作为对 自己的奖赏 ……

博尔赫斯的小说《另一个人》中19岁的博尔赫斯 说:"如果您曾经是我,那么您怎么解释您竟然忘了 1918年您曾经遇到过一位老先生,他对您说他也是博 尔赫斯? ……"

所以,如果我有机会重返往日时光,我不会和那 个少年讲授我对于自我与时间关系的思考,也不去探 讨文学创作和艺术观念,我甚至都不必告诉那个少年,"我就是将来的你"。那么,我是谁?我以何种 方式与那个少年对谈?我想,我只是那适时到来的 电流和提前结束的电视节目。我是孤单地立在街 角随时准备迎纳一份退稿的绿色邮筒,是一轮每天 正常升起却被少年赋予特别意义的太阳,是恰好开 始的广播,甚至是许给少年奖赏随风飘散的炸油条的

微不足道的我是无数机缘之中命运般的巧合,变 成电,变成邮筒,变成一缕香气,无非是为了坚定少 年内心的信念,鼓励他的立志,让他相信平凡如我, 也能创造奇迹。同时,也劝他回避诱惑,因为人生歧 路太多。

毕竟人生很短也好漫长,不忘少年时的立志,也 是不忘初心。

归于潮汐的喧嚣

的日常中 首先要适应的是那股咸腥味。而深入下来,在这个漫 长的夏季的码头附近,总会有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臭味-那是长年累月的臭鱼烂虾日晒夜熬积淀下来的滋味。这对 我并不完全陌生,很快我就可以习惯这种味道了——我觉 得这大概就是那种做饮食的说法里——算入了底味了。也 就是在习惯这种味道的过程中,那些真正的喧嚣声才一点 点被唤醒了似的。

喧嚣的起点在更早路上的乡村客运,它是清晨最先响 起的号角。现在多了年长者的免费乘车卡,这些老年卡让 不少老年人多了出门的冲动,加上乡村一些个不那么守规 矩的路人,大概正是这样的场景积累下来,导致了乡村司机 的暴躁,粗言野语者多见。电车可能被开得像是一头被激 怒的野兽,执拗穿梭喇叭巨响,咆哮着闯过村庄。即便在不 宽阔的乡道上,这车大多不怎么减速,会惊得路边的鸡鸭扑 棱着逃窜。赶上早晨去市场的时段,或者是下午收摊的时 段,总会有一些渔妇老头们会因为补票还是不补、补多补少 而引发吵闹声不断。或是赶上周日下午,那车上多的是赶 着去县区中学读书的孩子,青涩的脸庞被拥挤着透出对返 校的轻微期待。

很快我就意识到,渔村所有的喧嚣背后,都存在着一个 事实,就是老人越来越多。这自然也是几乎所有村居的现 状了。而这个老人多的背后,还有一重是——他们都是听 觉严重退化的人。这才一步步推高了乡村的喧嚣:因为不 够喧嚣,老人们是会听不见的。

乡村菩萨戏的戏场,是喧嚣的沸点。每逢农历的特定

我工作单位的背后有一段明城墙,六百多年的历史烟

云,赋予了它大气磅礴的气质。它就像一条巨龙,将碧波荡

漾的玄武湖揽人怀中,静听着时代的浪潮,感受着城市的变

日子,村口那块空旷的场地就会被搭建起一个简易的戏 台, 五彩的布幔在风中猎猎作响, 像是一面面召唤欢乐的 的"刺啦刺啦"声,在提前预告一场盛宴的开启。夜幕降 临,戏台前的空地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村民越聚越多,老 人们是主力,孩子也已经不像早年的我们,他们基本不感 兴趣了。

戏开场了,那些古老而又永恒的故事,简单的善恶简易 的判词,却也百听不厌。南方戏曲灵巧纤细,乡下戏场吵闹 却浓烈。戏场周围,小摊贩们也不失时机地摆开了阵势,烤 串的、卖糖人的、炸臭豆腐的……乡村菩萨戏的音响很大, 甚至可以说是巨响,这必定让多数渐渐习惯城区规矩生活 的人很不习惯。而这样的吵闹,究其原因还是看戏的老年 人居多,对有些老人来说,哪怕是外人听来巨响的戏场,也 只是影影绰绰的人形在晃动。

当菩萨戏落下帷幕,乡村广场舞的现场就是喧嚣的延 续。渔妇们难得休闲,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随着音响 里传出的动感音乐,整齐划一地舞动着身姿。领舞的也不 会是"舞林高手",她只是熟练一点,更有召唤邻居姐妹们 的热情。她们动作虽然生疏,但跳得格外认真,她们跟着 节奏,努力地扭动着腰肢,摆动着手臂,脸上满是专注与享 受。这恐怕是腥味生活难得的调剂了。有意思的是,渔村 广场舞吵闹是吵闹,但也是克制着,她们的活动基本上从 不超过晚上九点半,一般九点左右就收摊散伙。这大概也 算某种约定俗成的规矩,总要为凌晨出海的人留出足够休

清晨的垃圾车声,是乡村喧嚣中最独特的音符。那辆 色的垃圾车一定是配着很响的老歌曲的,像《铃儿响叮 当》这类的。这垃圾车声,虽然不似其他喧嚣那般热闹,却 也是乡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提醒着村民对家园清洁 的自觉。喧嚣的另一个高点是逢年过节的鞭炮声,那一串 串火红的鞭炮,"噼里啪啦"地炸响开来,声音震耳欲聋,瞬 间席卷了整个村庄。这种喧嚣,一般要到游神日和元宵节 达到高潮。那硝烟弥漫出一股刺鼻的火药味,却也让人心

当然,这份喧嚣,也总是烟火人间的温暖所在。渔 村的喧嚣,虽杂乱无章,却蕴含着无尽的生机与活力。 对于渔村来说,最漫长的总是潮水声,它是乡村喧嚣中 最具韵律的背景音。在每个清晨,从我的房间外窗能 看到远处的蔚蓝大海。那涨落有序的存在,总像是位 慈祥的母亲,在哼唱着月圆盈亏的摇篮曲。在老家的 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要去趟海边,走走看看一小时左 右。潮汐确实具备一种功能,能让人百看不厌。那潮 涨潮落,有时候我盯着海看了很久,仍会惊叹于那种力 量的无边。还好,我们有海洋,一直在低处,却像是托

村居的喧嚣,是生活的真实写照,这里面有着年长者无 名的孤独和对远方亲友的辽远期待。细想起来,大约是因 为海的存在,在那种无形之力的涨落之间吸纳了这个村子 的一切,包括那远处的期待和近处的喧嚣。

城墙"蜘蛛人"

每年的夏秋季,那些或是乘风而来,或是鸟雀衔落的种 子,在城墙的缝隙里纷纷苏醒了过来,借着风化的城砖粉末 泥土,以及湿润的空气,生根发芽、蓬勃生长。这些盎然的 绿意,看似给城墙穿上了碎花裙子,实则危害极大。那些柔 弱的根系一旦顺着城墙砖的裂纹深入到墙体,就如同一把 开刃的利剑,加速了墙砖的风化疏松。于是每年秋风初起 时,城墙便会迎来特殊的守护者——"蜘蛛人"

吃过午饭,我习惯沿着这段城墙散步,漫无目的地走 着,看着眼前如织的人流,任凭思绪在这斑驳的历史中徘 徊。南来北往的游客以城墙为背景,摆着各种姿势,手机里 留下大量的城墙记忆,只是大家很少抬起头仰望,那几十米 高墙上飞来荡去的"蜘蛛人",正在为古老的城墙做着消险

我见过这群"蜘蛛人"工作的场景:厚厚的木板上凿出 一个拳头大的洞,一条粗大的绳索穿洞而过,在木板底部 结成一个巨大的结。如蟒蛇般的粗绳,上端固定在城墙顶 端的钢架上,下端随着工作的进度自然下落,直至完全到

这样的"蜘蛛人",一般都是夫妻搭档。妻子既是调度 员,也是安全员,她整个人趴在城墙的垛口上,满是老茧的 双手虚握着长绳,眼睛却一刻也未离开过在城墙上工作的 丈夫。而担负着给城墙消险的丈夫,把安全绳索系在身上, 坐在那厚实的木板上,腰身两边别满了工作用到的全部装 备。一边是处理各种灌木的砍刀,一边是专门用于缝合城 墙砖裂缝伤痕的"良药"——调好石灰泥浆的小桶。

要是你静静地伫立在远处,仔细观看他的工作,就如 同欣赏一场惊心动魄的高空表演。只见他坐在木板上, 顺着城墙而下,到了半途,先是悬在空中停顿一下,眼睛 就像雷达一样搜寻着目标。如果那一丛丛杂草或一树灌 木正在绳索的正下方,他便示意妻子下放到适宜的高度, 手起刀落,那些侵蚀着墙体的灌木刚才还在摇曳得意,顷 刻间纷纷脱离城墙,滚落下去。他再把已经钻入墙体缝 隙里的根系尽力铲除干净,再用调好的石灰泥浆死死地 封上那道裂口。

如果恣意丛生的灌木在绳索的活动范围之内,他会把

砍刀紧紧地别在腰间,双手牢牢地抓住粗大的绳索,一只脚 死死地扣住墙砖边的缝隙,另一只脚借势一蹬,整个人如同 荡起了秋千,朝着目标飞去。就在绳索停摆的一刹那,他眼 疾手快地抓住藤蔓或灌木的枝干。一切平复后,他才不慌 不忙地从腰间抽出砍刀开始工作。

对于恐高的我来说,抬头看上几眼这样的"蜘蛛人", 已经是头晕目眩,两股战战了,更别说在这几十米高的城 墙上工作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为了抵挡岁月对古老文 明的侵蚀,他们把自己的安危系在一根绳索、一块木板上, 用一次次惊险的飞荡,修补着城墙的裂缝,延续着历史的

一年四季的游客熙熙攘攘,大家或登高望远,站在城 墙上欣赏着城市的天际线,或漫步于城墙根下,触摸着青 灰色的墙砖,遥想着六百年前的历史。却很少有人注意 到,每年的秋初季节,正是这些飞身而下的"蜘蛛人",让这 段沉默的城墙容光焕发,得以继续向未来诉说着那远去的 沧海桑田。

绚烂和芬芳

暑假,回到我曾经工作过的杜家村,当年作为学校的覃 氏宗祠只剩下断垣残壁在夕阳中喘息,林涛沿着密密麻麻 的树梢从山脊滚动而来,矮子冲的溪水汩汩流淌,斑鸠的鸣 叫让黄昏接近世俗。

我坐在袁家街,心无旁骛地吮吸芬芳,不让思维掳走我

杜家村的土地上种满药用皱皮木瓜,眼下正是木瓜收

获的季节,秤砣大的木瓜从树上打落下来,农用车运回家, 劈成两块,日晒夜露,颜色褐红,芬芳扑鼻……

劈木瓜多是在晚上,吃过晚饭,换了大灯泡,女人还在 喝茶,男主人拿了两把菜刀,坐在石榴树下磨刀。月色如 银,落在磨刀石旁的木盆里,男人沾一掌水浇到磨刀石上, 木盆的月亮乱了,刚刚敛了波纹,一个完整的月亮静伏水 中,男人的手又伸过来了……金属跟石头的摩擦停了,男人 用右手的拇指从刀锋滑过,有一种涩涩的黏附感,知道刀已 锋利,起身把木盆的月亮泼向石榴树根,左手执刀右手拿盆 进屋去了。

劈木瓜的声音在堂屋响了起来,刀锋利,声音清脆,感 受不到阻滞的不快。没有言语,听得出两把刀不同的旋律, 不同的力度,心情是一致的,一季木瓜,是一年收入的大半, 买辆车绰绰有余,今晚子夜,劈出四个轮胎,当是妥妥的。

男人多脆劲, 韧劲远不及女人。还只一个时辰, 男人走 出堂屋伸了一个懒腰,望着四周的人家,家家灯白如雪,噼 里啪啦劈木瓜的声音此起彼伏。这声音里,夹杂着多少内

劈开的木瓜,清香浓郁。香气从一扇扇大门涌出,在松 林间飘逸,这里一股,那里一股,撞个满怀,最后严严实实铺

这一晚,我在李兴成医生家住宿,他退休后经营着一个 吹唢呐打锣鼓的班子,木瓜栽种不多。四周的芬芳乘机而 来,杯中的茶,交流的话题多了沉醉。

在清香中入梦,一个夜晚都在梦乡安步当车。

清早起床,头发有些濡湿,原来芬芳是有湿度的,甚至 也是有重量的,经常穿的那件T恤,似乎比原先多了一丝重

一个夜晚的飘逸,夜色的搅拌,芬芳慢慢变淡变薄,变 得恰到好处,其至是从丰腴滑向瘦削。不过是更大一场演 奏之前低缓的序曲。

太阳从树梢上探出脸来张望,每家每户的大门早已洞 开,劈好的木瓜撮出来,铺在草垫子上、篾折子上、筛席上、 水泥平台上,切口向上,迎着阳光的亲吻,身子战栗,一丝丝 地紧缩,芬芳再次弥漫、张扬。

木瓜须日晒夜露,白日暴晒,水分一缕一缕抽身而去, 及至子夜,露水浸润,卷曲的肉身慢慢舒展,然后是次日的 阳光,夜晚的月色甘露,如此反复多日,皮皱肉干,身躯褐 红,乃为上品。木瓜喜夜露,但不能淋雨。淋了雨的瓜,只 能冬天里当木炭燃烧。所以,要守瓜。木椅放在木瓜之间, 坐在那抽烟喝茶,防有人来"借瓜",更是盯着老天爷,但有 雨象,喊醒一家人抢收木瓜。我在袁家街见过一回,快捷和 勇猛比火中抢自家财宝更甚,木瓜抢到堂屋里,几个人躺倒 在木瓜旁,叉开四肢喘着粗气,闭不拢口。雨点淅淅沥沥打 在瓦点上,落在稻场里,溅起的土腥气从门缝钻进来,抢瓜 的人才坐起来,嗅着这农人觉着亲切的气味,苍凉和自豪交 叉的复杂情感让抢瓜人突然起了惆怅。

杜家村栽种了几百年药用木瓜,都是背运到清江边 的资丘码头打包上船,然后出清江,入长江,直抵汉沪,也 有的经洞庭,下广州,然后出口东南亚。木瓜在资丘打包 上船之前,一支支狼毫蘸了浓墨在麻袋上写上硕大的"资 丘"二字,中外的药商只知道资丘木瓜,并不知道资丘木 瓜产自我的故乡。现在,公路像葛藤的藤蔓,爬满每个村 庄,再没有人跑去资丘买木瓜,药材收购商一拨一拨来到

繁忙的七月,每天都有新鲜木瓜打回来,每晚都有劈木 瓜的声音驱走乡村的寂静,芬芳相续,缕缕有别。刚劈开的 木瓜和沐浴过阳光的木瓜的芬芳是不同的,多一日阳光, 多一分紧致,已经晒成干果的木瓜,从地上撮起来倒进麻 袋,铜器摩擦的声音,铿锵细密,芬芳浓缩,抽丝般地释放, 褪去了青涩,因为成熟变得细腻,不再冁然,回眸一笑,掠

果的芬芳或许因为花的绚烂。皱皮木瓜属蔷薇科,木 瓜海棠属植物。她的花既类似蔷薇又融合了海棠的特征。 花于叶先开,颜色丰富,从粉红到深红,在融融春日里,点缀 在有些寂寞的山乡,是足够让人兴奋的。

我的岳父岳母曾居住于周家店,跟杜家村隔着一条乐 园大峡谷,每到晚上,两边的灯火看得明亮,狗吠鸡鸣听得 真切,夜深人静,还可以喊话。周家店也是木瓜主产区,显 阳,木瓜花比杜家村早几日。杜家村的木瓜花苞还羞涩地 埋着头,周家店那边已经粲然开放。我不止一次在徐徐春 风中越过乐园大峡谷,登上周家店通往井水村的大道,满山 的木瓜花开了,还没长叶,只有赤裸的满树繁花,粉红夹着 深红,都是盛赞春天的诗句。我和妻搬了椅子,坐在稻场 里,看起起伏伏的木瓜花,点亮了恋爱的季节。

那是以粮为纲的岁月,木瓜只是栽种在田坎上,一树一 树的木瓜花正好画出了不同田块的形状,长方形的,梯形 的,菱形的,三角形的……千姿百态,煞是好看。

木瓜除了药用,还有食用、保健、观赏价值,这些年大力 发展,整片整片栽种,有了几千亩连片的大面积木瓜园。杜 家村没有这么大面积连片的土地,一块一块地栽满,木瓜园 沿着山岗逶迤铺陈,木瓜花盛开时,粉红深红铺满山岗,壮 观的底色之上,又有浓淡深浅高低起伏的变化,眼看着这花 圃断了,转过一个山嘴,又是一片花海,回头看,也是有一行 两行的木瓜花相连的,像连着两个花垫的红色丝线,没有那 几千亩的木瓜花盛开时的震撼,却比那肆意汹涌多了几分

袁家街已经是木瓜的世界,各家各户的木瓜已经铺排 在一起了,中间用一根金竹隔开,稻场边留着两尺宽的空 白,供行人和摩托通过,小车早就开出去泊在栎树林子里, 这是一个给木瓜让路的季节。

晚上,守瓜,每户有一个人搬一把椅子坐在自家门前的 木瓜阵中,摇着蒲扇看天上的星斗,看月亮在丝绵般的云彩 中移动,一杯茶喝成了清水,还只有一更天气,夜的皮尺还 长。就有人提议唱歌,提议的人起了头:

枣子开花细蒙蒙 葛叶开花扯满篷

桃花开在三月里

菊花开在九月中

是花开不过映山红 立马就有人接了:

木瓜开花红赳赳

结的果儿绿油油 金竹打下溜溜果

阳光晒成香球球

杜家村的人,大多是歌篓子,闸门打开,水流不断,这 边起,那边接,月亮落进了歌声里,很多人的梦境也在歌声